

云烟深处

站在蒿店夏代古遗址上

■李文晓

站在蒿店夏代古遗址，脚踏古老而厚重的土地，眼前的黄河奔腾不息。阳光投射在大河之上，波光粼粼，仿佛搭起时空长廊，让我与数千年前的先民们依河相望。此刻，我的思绪如浪花翻涌，穿越岁月，去探寻那些被风霜与尘埃掩埋的过往。

蒿店，我的家乡，一个平凡而不平凡的地方。它因黄河而生，因黄河而兴，如今又因黄河备受瞩目。黄河，这条伟大的母亲河，从远古奔腾而来，一路蜿蜒，流经九省大地，孕育了华夏文明的璀璨星河。而蒿店，就在这黄河的臂弯里，静静地诉说着属于它的故事。

眼前这片土地，曾是夏朝的热土。三千五百多年前，这里的人们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生息繁衍。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开垦出一片片农田，种植着粟、黍等农作物，生活简单而踏实。他们建造起一座座窑洞和屋舍，虽然简陋，却充满了生活的温馨。先民们用智慧和勇敢，面对自然的挑战，用辛勤的汗水和祖辈的传承，书写着属于他们的诗意篇章。

如今，蒿店夏朝古遗址的发掘，让这一切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那些古老的灰坑、窑址，仿佛是先民们留下的足迹，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的模样。那些出土的陶器、骨器、石器，每一件都承载着先民们的智慧和心血，每一件都诉说着那个时代的辉煌。它们虽然历经岁月的洗礼，却依然散发着迷人的光芒，让我们对那个遥远的时代充满了敬意和向往。

蒿店遗址位于平陆县中条山南麓，紧邻黄河，与河南省三门峡市隔河相望。这里残存面积约1万平方米，主体位于一处独立台地，四周深沟环绕，有着显著的防御属性。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处于虞坂古道要塞，成为夏时期晋南与豫西文化交流的关键节点。

虞坂古道，这条古老的盐运通道，见证了无数的繁华与沧桑。自古以来，它不仅是河东盐池通往中原的重要通道，更是军事战略要地。先民们在这条古道上，肩扛背驮，将盐运往各地，支撑起一方经济的繁荣。而“假虞灭虢”的故事，更是让这条古道成为历史事件的见证者。晋国借道虞国灭虢，最终导致虞国覆灭，这一典故至今仍被人们时时提及，警示着后人“唇亡齿寒”的

道理。

2024年2月至7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山西大学、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等有关部门或机构，对蒿店遗址进行了为期5个月、面积达350平方米的抢救性发掘。此次发掘成果丰硕，清理出夏时期灰坑9座，其中两座为完整的地穴式房址，包含灶坑、柱洞等结构，四壁经火烤加固处理。更有一座房址底部发现保存较好的炭化木柱，为复原夏代建筑形制提供了关键依据。

出土遗物极为丰富，陶器有鼎、鬲、甗、盆、单耳罐、大口尊、豆、蛋形瓮等，以灰陶为主，纹饰特色为绳纹，另有压印“S”纹、附加堆纹等，兼具二里头文化与东下冯文化因素，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此外，还有骨器、石器、蚌器、小件铜器及绿松石饰品，展现出多元的手工业技术。

遥想当年，大河之畔，古虞国之前的这片土地，生活着距我们千年之远的先人们。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大地上，妇女们便在鸡鸣声中醒来。她们轻柔地梳理着长发，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有的前往附近的黄河边，熟练地浣洗着衣物，清澈的河水在她们的搅动下泛起层层涟漪；有的则走进厨房，点燃灶火，为家人准备早餐。袅袅炊烟从屋顶升起，弥漫了整个村落。

男人们则扛起农具，迎着朝阳走向田间。他们赤着脚，踩在松软的土地上，汗水顺着他们古铜色的脸庞滑落。他们弯下腰，精心地播种、除草，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力量 and 希望。田间不时传来阵阵爽朗的笑声，那是人们对丰收的期待，对生活的热爱。劳作之余，先人们唱起了歌谣，那高亢悠扬的旋律仿佛如今的南路梆子或平陆高调的雏形，质朴而动听，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然的敬畏。

孩子们在村落里奔跑嬉戏，追逐着蝴蝶，捕捉着蜻蜓，笑声如同银铃般清脆。偶尔，他们也会好奇地围在工匠身旁，看着那些粗糙的双手如何将泥土变成精美的陶器，将石头打磨成锋利的工具。那些看似粗糙却充满创造力的陶器，简单却实用的工具，无不展现着先人们的智慧和勤劳。先民们用双手塑造着生活，用汗水浇灌着文明的种子。

到了傍晚，夕阳的余晖将天空染成橙红色，倒映在黄河水里，构成一幅壮丽的晚

归图景。劳作了一天的人们踏着晚霞回到家中，妇女们端出热气腾腾的饭菜，一家人围坐一起，分享着一天劳作的见闻和对丰收的期待。饭后，老人们坐在门口的石凳上，讲述着古老的传说和故事，孩子们听得入神，眼中闪烁着好奇的光芒。

也许，在某个重要的日子，他们会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人们身着盛装，心怀敬畏，将精心准备的祭品摆放在祭台上。巫师们念念有词，祈求天地神灵的庇佑，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平安。篝火熊熊燃烧，映照着一人们虔诚的脸庞，古老的歌谣在夜空中飘荡，那旋律仿佛穿越了时空，诉说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片土地见证了大禹治水的伟业。相传大禹在黄河岸边的龙门开山劈石，引黄河水入海，结束了洪水泛滥的时代，让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而黄河漕运的历史也与这片土地息息相关。在古代，黄河不仅是灌溉的源泉，更是重要的水上交通要道。先民们利用黄河的水运条件，将粮食、盐等物资运往各地，促进了区域间的交流与发展。

如今，这片遗址虽已归于沉寂，但它所承载的历史却永远鲜活。三门峡水库造就了“高峡出平湖”的壮丽景观，三门峡大坝如中流砥柱巍然屹立在黄河之中，见证着时代的巨变。当我们俯身轻轻抚摸着这片土地，仿佛能感受到先人们的脉搏跳动——那是对生命的热爱，对未来的憧憬。

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从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到夏商周三代的礼乐传统，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黄河文化不仅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更蕴含着自强不息、创新求变的精神特质。这些精神，如同黄河的波涛，奔腾不息，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砥砺前行。

岸边柳树泛出金丝，白天鹅在三门峡水库优雅游弋。蒿店夏代遗址，它不仅仅是一片废墟，更是一座历史的丰碑，见证着人类的发展与进步。让我们怀着敬畏之心，去探寻它的秘密，去畅想那遥远而又充满魅力的夏代时光。这片土地，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未来发展的基石。它将永远闪耀在人类文明的璀璨星空中，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大地之上

■马建峰

错过了马蹄声,错过了
燕雀鸣叫着掠过湖面
雪,依然不肯离去
回环在惊蛰来临之际

流一滴眼泪给清明吧
一万次波涌涌过
也无法左右黎明里跳跃的脚步

再一次燃起春的遐想,给飞翔
给风里追光的人,终于
某一天成了季节的门槛
所以现在 所以未来

古人在此刻定写下过一道
关于轮回的法语
把自己装进这个时令
化身成一个动词

黎明又一次来临,二月二
童年的歌谣
被现代人植入新的程序

鹤雀楼

花鸟（中国画）
牛海霞 作



花香一瓣

春雨夜思

■彭建国

寒冬终于离去了，内心满是欢喜。这些天，雨一直断断续续，落得悄无声息，伴随着暖暖的春风，轻柔地滋润着河东大地和人们的心里。这应该就是春雨吧，她来得很温柔，像个面对暗恋的男生时心急又羞怯的懵懂少女。

夜深了，也静了，春雨敲打着我的睡意，渐渐沥沥，沙沙绵绵，洋洋洒洒，像花针、像牛毛、像细丝，又轻又细，不细听是听不到的，却让我难以入眠。

杜甫有诗赞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的确，春天的雨充满了诗情和画意。

春雨，是春姑娘忠实的使者，你滴滴答答的声音敲响了春天，滋润了春天，滋润了泥土，让春天更加美丽；你滋润着大地间的万物生灵，远看枝头，鹅黄柳绿；近看梢上，雨润新芽，柳树长出了新的长发，正在跳着那婀娜多姿的舞蹈；桃花换上了粉红色的衣襟，露出了甜美的笑脸，好似在为柳树喝彩；小草也不甘落后，睁开惺忪的睡眼，舒展着身子，慢慢地从土里探出了脑袋，想让自己在新的一年里变得更加茁壮茂盛。真是一夜春雨，一年中争荣，生机勃勃，给大地带来了浓郁的春

意！

春雨，是生命的耕耘者。你是干旱地区的大救星。要知道，在我们河东大地，春季风干土涩，气温忽高忽低，痛快地下一场雨是多么不容易啊。经过两天的春雨洗礼，雨中的一切事物仿佛都脱胎换骨，焕然一新了。春雨唤醒了小草，润绿了杨柳，润开了油菜花。麦苗儿拼命地吮吸着春雨的精华，伸展着嫩叶，顶着亮晶晶的雨露，像翡翠那样绿得发亮；春雨，你落在人们的心坎上，一位老农站在田边，任凭雨水滴在雪白的头发上，他笑了，脸上乐的皱纹展开了，仿佛在动情地说：“春雨贵如油，真是一场好雨啊！”

春雨，你好似一位音乐家。叮叮咚咚，哗啦哗啦，渐渐沥沥，春雨沙沙，在这春天的大地上尽情地演奏；春雨你涤荡了尘埃，把大地冲刷得干干净净，把绿色和希望洒向人间；春雨你给人们带来了无与伦比的财富，农田里的各种蔬菜、庄稼不再干旱，空气不再干燥，城市得到净化……你看，就连森林的歌唱家小黄莺，也在空中跳着那么漫而多姿的舞蹈夸赞着你们，演奏得多么美好，多么动听！你这情意绵绵的春雨乐曲，真让人痴迷，让人陶醉，让人舒

坦，让人怀念。

春雨，你是一种神奇的无价染料，染绿了山坡，染绿了山野，染红了桃花，染活了树林，莺飞草长，万木葱茏；春雨你仿佛是甘醇的美酒，奉献给滋生万物的大地，奉献给满怀丰收喜悦的人们。俗话说：春雨贵如油！而今，当这怡然清新苏醒的雨，洒落在我的故土上，我祈望这雨妙手丹青般，给我的故土带来初春的诗情画意。

我赞美春雨！春雨，你是温暖的化身、无私的象征。你抚爱着万千灵动的生命，就是雨过天晴，阳光让你变成水蒸气，你也无怨无悔，滋润大地成了你永久的使命！春雨，你给我们带来了春天，带来了生机勃勃的景象，带来了无限的快乐！

我赞美春雨！春雨你是乳汁，哺育了大地万物！春雨你无私，你纯洁，你善良，你豁达，你是一场希冀的雨，你让人们感受到无穷无尽的力量！

春雨至，万物生。因为雨水的润泽，二月的每个日子都饱满了起来。因为春雨的撩拨，桃李含苞，樱花盛开，沁人的气息激荡着身心。春雨虽细，但积少成多亦可厚积薄发，春雨之“贵”，不仅“贵”在时序时机，更是“贵”在润物无声，赋予万物破茧重生的力量。情绵绵，意悠悠，辛勤劳作的人们呀，春雨赐给你们福寿太平！我们要握好春雨的手，大步流星地往前走，走出一个花烂漫，走进一个艳阳天！

挚爱亲情

前一段时间，在微信群里常常看到许多怀念舅舅、姥姥的文章，心里很酸楚了一阵儿。关掉手机的那一刻，我的姥姥就来到了我的眼前。这还得从那一张留存的老照片说起。

上世纪60年代的一个冬夜，我和妈妈在家。灯光下，妈妈伏在桌上为我做一件新棉衣，紫红色的花布上，妈妈正在絮着棉花，她的手絮着棉花，可眼泪不住地流，还轻轻地抽泣着。我呢？正在桌边玩着洋娃娃，听到妈妈的哭泣声，抬头看着妈妈，心里很害怕，就一下子扑进妈妈的怀里，抬头看着妈妈，眼睛在问：妈妈为什么哭呀？妈妈紧紧抱着我说：“琳，不怕，是你姨妈来信了，说你姥姥病了，已送回老家了！”那夜，妈妈告诉我，姥姥是妈妈的妈妈，姥爷是妈妈的爸爸，写信的姨姨是妈妈的妹妹，姨姨有两个孩子，都比你大，是你的表姐和表哥，停了一下，妈妈又说：“妈妈还有个弟弟，你要叫舅舅，他现在还在上学，在北京钢铁学院上大学。”噢，从那以后，我知道老家有我们家很多亲人。

妈妈用手擦了一下泪水，又到脸盆里洗了手，用毛巾擦干后，就拉开桌边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张巴掌大的黑白照片。我跪在椅子上，妈妈指着照片上的人逐个介绍给我认识：“坐在中间的是你姥爷，姥爷身边坐着的就是你姥姥，看！这个站在姥姥身边的就是你的姨姨。”看着高挑漂亮的姨姨，我不由得问妈妈：“是姨姨给咱们写的信吗？”妈妈说“是的”。她接着说：“这个是你姨父，这个站在姥爷旁边的就是你的舅舅。”妈妈介绍完后，我心里纳闷，怎么没有妈妈、爸爸和我呢？我也学妈妈的样子，在脸盆里洗了手，用毛巾把手擦得干干净净，又回到桌边，跪在椅子上，拿起照片仔细地看照片里的每一个人。

两位老人坐在照相馆里的两张太师椅里，姥爷身穿白色中式上衣、黑裤，一双黑色的皮鞋擦得锃亮，两只大手款款扶在椅子扶手上，端坐在椅子上，满满当当的，两眼平视前方，下巴微微收起，嘴角微微上扬，眼神里透着慈祥与平和，那顶黑色礼帽透着他在张家口独一份的汇丰化工的商号，让我看到了一位了不起的商人。坐在姥爷身边的姥姥，娇小玲珑，衬得那把太师椅特别宽大，四边不挨着。姥姥那双闲不住的手，这会儿轻轻地放在自己的腿上，白色的偏开扣上衣配一条黑色长裤，那双三寸金莲的小脚，正穿着一双姥爷为她订制的小脚皮鞋，在黑裙下露了出来，很是精致。姥姥那天头发打了发蜡，所以梳得很光滑，没有梳偏分而是中分，很直也不是很厚的头发在脑后梳了个低低的髻。看完姥姥的穿着，再看姥姥的脸。姥姥生着一张很标致瓜子脸，明亮的大眼睛，高而挺的鼻梁透着秀气，跟我的妈妈挺像，漂亮的嘴唇抿着，好像又在说，我的男人总不在我身边，远在张家口，盼着他回趟家可真难，现在什么也不说了，这嘴真个儿是抿了个好看。

转眼到了第二年初夏，妈妈在新疆工作已有十个年头了，可以享受她的第一个探亲假了，妈妈要带我一起回老家了。那年我6岁，妈妈从托儿所接我回家，行李也准备好了，大包小包一大堆。从伊宁市到乌鲁木齐得坐三天汽车，爸爸说好了一辆拉货车捎我们，本来是早上就走的，可司机又说有事，早上是走不了，下午走，让我和妈妈在家等。我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等司机叔叔。这时候，院里的大娃娃们上学，从我家门口路过。郝克萍姐姐是混血儿，高高的鼻梁，大眼睛、薄而红的嘴角上扬着，金黄色的麻花辫一甩，看了看我：“噢？小琳怎么没去托儿所呀？”我说：“妈妈接我回来的，姐姐你上学去呀？我也去！”郝克萍姐姐眼睛笑得弯弯的把手一伸。我赶忙跑下台阶，就这样手牵手跟姐姐上学去了。

一会司机机叔来了，妈妈满院子叫我，找我。那杨柳细腰扭的，一直扭到院子前面的商业局大楼里。一楼的百货公司和纺织品公司的叔叔阿姨们听说王经理的女儿不见了，都不上班了，楼上楼下找，出了大门又找到街上去了，还找到附近的食品商店里了。这时候，郝克萍姥姥从四楼提着水桶慢慢地下来了，她在四楼食品公司做清杂工，看见二楼和一楼人声嘈杂，不知是什么原因，发生了什么事，好奇地睁大双眼，又很小心地问了一下从她身边慌慌张张跑过来的小柳阿姨。小柳阿姨是上海人，大声告诉她：“哟！不得了啦！王经理的小宁（孩）不见了呀！丢了呀！”郝克萍的姥姥正要再问什么时候不见的呀，小柳阿姨已窜下一楼，到大楼边上，骑了一辆自行车溜出了大门找人去了。郝克萍姥姥是苏联人，有一双大脚，穿一双红色的雨鞋，宽大的长裙下摆晃荡着，一件半大的蓝色围裙将她肥胖的腰揽着，她慢悠悠地走到坐立不安等在大门口的妈妈和叔叔阿姨的前边，说：“我在楼上擦玻璃时看到我的萍萍和你的女儿手拉手出了大门……”她汉语不是很流畅，连比带划的，但意思已表达到了。“啊？！”旁边的叔叔阿姨听到后又大笑说着：“那是丫头跟着郝克萍上学玩去了呀。咳，虚惊一场！急死人了！算了，算了吧！淑珍今天别走了，放学也到下午了，再找车吧……”郝克萍的姥姥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用她那胖胖的大手擦了下额头，就慢慢转身去了。下午放学了，我又跟姐姐手牵手一起回来了。

一进门，妈妈高举鸡毛掸一顿屁股上乱抽，我疼得里屋跑外屋，外屋跑里屋，鸡毛满屋子乱飞。妈妈第一个42天的探亲假白白损失了一两天。

次日，我们出发，汽车、火车日夜兼程用了一周的时间，赶到了北京舅舅当时上学的钢铁学院。舅舅给我们安排在北京的宿舍借住一晚，我太累了，和妈妈美美地睡了一觉。“早饭吃什么呀？”妈妈给了舅舅许多钱，让他上街买些吃的。舅舅说：“这个钟点上街上也得没得买，现在是困难时期……”妈妈就从大包里掏出一堆大饽，路途好多天，大饽又干又硬。舅舅同学一看这么多大饽高兴坏了，忙借来两个热水瓶，你一碗我一碗开水泡饽吃了起来。不一会儿，一堆大饽就吃完了，妈妈笑着跟舅舅说：“还是你姐夫说得对，没想到这么困难！”

我不高兴了，开水泡饽不好吃，嘟囔着我不吃。妈妈说：“在这个地方有吃的就不错了，还不如吃不好吃的？听话！”这时候有舅舅的同学往我手里塞了半包冬瓜腌制的糖，白里透着亮，很好看，吃了一根也不好

这张老照片就是我舅家

■王海林

端着碗，大口吃着，嘴里连说：“今天吃的是这学期最饱的一顿饭。”

吃了饭，我们去了颐和园划船，还记得我在船上弯下身子用手玩水，妈妈很紧张，不让我淘气，还跟舅舅说我太调皮了。船儿慢慢摇着，我、妈妈和舅舅有说不完的话，远处波光粼粼，湖边的翠柳也轻轻地摇着摇着……不知什么时候，我睡着了，什么时候下的船，又是什么时候到的天安门前的石狮子，“哇”一声大哭起来，紧紧抱着舅舅的脖子不下来……当我们收到从遥远的北京寄来的照片时，爸爸说：“咱琳怎么撅嘴扮脸不高兴呀。”妈妈说：“琳见了石狮子吓哭了，死活不下来，好说歹说才勉强拍好的。”照片里的我怯怯地站在舅舅和妈妈的中间，身体靠在妈妈腿上，照得丑死了，可那也就是我和舅舅的第一张合影。

离开了石狮子，去了王府井大街，舅舅给我买了一支口琴，又到工艺品柜买了一条丝帕，丝帕上淡紫色的丁香花开得正艳。舅舅拿起丝帕将口琴包好，连同那朵盛开的丁香花放进了盒子里，然后又放到我手里说：“小琳！你听好了，这支口琴只能你自己吹，不能让别的小朋友吹。还有，记住了，吹口琴之前一定要漱口，吹完了后就用这块丝帕包好了再放进盒子里。记着！这是舅舅送你的礼物。”我听得很认真，又点点头，高兴地蹦蹦着。妈妈说：“给她买这些干啥，她太小弄不了这！”这时，口琴早已被我紧紧握在手里，别人碰也不能碰！

过了近20年，上世纪80年代初，我旅行结婚去上海时，为舅舅的两个宝贝女儿选了两枚水晶胸针饰品，一枚是蝴蝶花，一枚是葡萄花，分别别在白色的刺绣手帕上。送给她们时，两个小表妹双手捧着礼物，不住地说：“二姐太漂亮了，在哪买的？”我告诉她们是在上海，再看她们的小眼神里满透着惊喜。灯光下，饰品内烁着光芒，五光十色，很漂亮也很迷人，看着她们，想起了我手捧口琴时的小模样。

那次在北京逗留两天后，去了妈妈阔别十多年的娘家——山西祁县的三角村。

姥姥家是个干净整洁的四合院，正北房里，姥姥静静地躺在炕上，瘦弱的身躯侧卧着，脸朝着明亮的窗户。妈妈大声叫着姥姥，姥姥用力睁开双眼，声音微弱地告诉妈妈：“大夫确诊她得的是肺结核，是传染病！”告诉妈妈不让我靠近，怕给孩子传染上，舅舅便把我抱下炕，让我站在了楼下。妈妈紧紧握住姥姥的手，眼泪不住地流，一句话也没说下去。

现在想想，那时候我太小，孤零零一个人站在房子中间，我先环视了下姥姥炕上两个带着铜环的大木箱子，再到站在地上的大立柜，花花绿绿的装饰，古香古色，两把大椅子扶手也被擦出了木纹花边，手摸上去光滑得像缎子面儿似的；中间还有一张四方大桌，也被擦得照见人人了，木雕的花纹桌腿更是一尘不染。我又低头看看脚下的四方青砖，也被洗擦得乌黑光亮，能照见人似的。就连姥姥身边摆放的痰盂和装灰的瓦盆都擦得闪光发亮，那些老式家具散发出来的气息让我感到恐惧，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想叫妈妈又不敢，只能放声大哭。刚嚎两嗓子，房门开了，舅舅和一个看护姥姥的婶婶进来了。婶婶见了妈妈，亮开嗓子大声叫着：“大姐！”妈妈应声着，同时又抱怨着姥姥身边怎么没人，留下姥姥一个人。婶婶忙说男人下地干活回来了，做飯去了。后来她们说的祁县方言，曲里拐弯的，我一句没听懂。

舅舅一份电报，姨姨一家快速赶到了祁县，我见到了我的姨父、姨姨、表姐、表哥，一家人相拥着坐在一起。姥姥的精神好了许多，想靠被坐坐，妈妈赶紧将小炕桌挪到姥姥的左侧，让她胳膊能斜靠点，舒服点。姥姥跟妈妈轻声说着什么，妈妈像个翻译，把姥姥的意思转达给了我。妈妈说：“琳！姥姥想听你给她唱支歌！”我一听来劲了，连蹦带跳地把从幼儿园学来的歌儿唱了起来：“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听话要听党的话……”表演完了后，还不忘谢幕，鞠躬提着裙裾退场，跑得太快，一下碰到门上摔倒了，但很快又爬了起来，小手一拍说“完了”，又做了个怪模样。哈哈，大家都笑了，这时姥姥也露出了笑容，又点点头，算是赞扬吧。

我想我给姥姥唱歌了，把欢乐也带给大家了，该让我上炕了呀。我一蹦三跳来到炕沿，抬腿就要爬上炕时，还是被姨姨抱住放在地下。

1977年，爸爸妈妈离退休后，我们回到了山西。

那一年，姨姨的儿子、我的表弟结婚，我们一家去姨姨家，舅舅、妈妈和姨姨三人又聊起了家常。他们聊得很随意，也很温馨。舅舅坐在窗前缝纫机旁的椅子上，妈妈和姨姨则躺在双人床上，放一个头朝西，一个头朝东，都斜靠枕在枕头上，中间放着一盘瓜子和一盘糖块，床头柜上两杯热茶。舅舅的茶水是放在缝纫机上的，床上的祁县话夹杂着缝纫机边上的普通话听着很是亲切。我爱听舅舅说话，舅舅说姥姥时总是称呼母亲怎么怎么样，说起姥爷时总是父亲怎么怎么样，姨姨说什么事时，如有舅舅直接说弟弟长弟弟短，听着他们聊天，心里不由得涌动着一股暖流。我还是爱听舅舅说话：“大姐您离开家没几年，父亲把我们带到了张家口，二姐夫在外厂做工，我上学……”姨姨这时起身从床头柜抽屉里取出影集，打开指着那张和我家留存的一样的老照片说：“琳！你看姨照这张照片时还怀着你姐呢！”再仔细看，是呢，姨穿浅花旗袍，侧身站着，双手交叉放在略略显怀的肚子上。第一次看相片那会儿，我还小，没看出来。姨父浓眉大眼，大高个儿很帅气站在姨姨的身边；舅舅生模样，很规矩地站在姥爷身旁。我抬起头问舅舅：“舅舅那时你多大？”舅舅说：“十五岁吧。”这时姨姨又告诉妈妈，她出嫁那天说好是花轿来接，从广民路要绕到蒙全路上，是张家口最繁华的街道，路线都规划好的，谁知临时改变，轿夫不知出了什么状况了，来不全，最后是坐上了一辆辆父雇的黄包车接她到了新房。为这事，姨姨到现在提起就来和姨父抱怨不停……

听到这儿，我和表姐都笑了：“哈哈！都什么年代了，还想着坐花轿呢！”如今我的父母亲，我的姨姨、姨父都远去了。这张老照片就是我的舅家。